

女  
位  
抑  
友  
情

端木蕻良 題

单  
复著

文坛  
师友情

端木  
良



单复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年1月

## 辽新登字 3 号

文坛师友情(上、下)

---

著 者:单 复  
责任编辑:马兆政  
特约编辑:林建法  
责任校对:李厚梅  
封面设计:方 成

---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

印 刷 者:沈阳市北陵印刷厂  
地 址: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 72 号

---

发 行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

字 数:50 万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4  
印 数:1—1000  
版 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5313-1719-2/I·1506  
定价:精装本(上、下)26.00 元

目  
录

我的自画像	1
故乡,我的文学摇篮(代序)	4
感情真挚 朴实无华	萧 乾 8
——序《单复散文选》	
海的浪花	端木蕻良 11
——《玫瑰香》代序	
近访巴金	14
红土地的眷恋	23
净化心灵	34
——读巴金近作《再思录》	
宣 示	40
胸中海岳梦中飞	43
——记世纪老人冰心	
悼念陆蠡师	49
理想的化身	54

目  
录

迎着黎明的光辉	59
——记梁披云老师	
翰墨飘香 风雨相伴	65
——记萧乾与文洁若	
二访永玉	76
我和方成	86
艺术的结合	95
——记端木蕻良伉俪	
鸚鹭湖的欢乐	104
人间良木荣	110
仲夏书简	114
——关于《曹雪芹》(上卷)的通信	
布谷声不住	123
——略谈端木蕻良的散文	
斯人逝矣 华章长存	128
——悼念秦牧同志	
爱侣和诤友	131
——记秦牧、紫风伉俪	
汪曾祺素描	139
读雷加《春天来到了鸭绿江》	142
乡土文学的探索者	156
——记马加同志	
老树新花	166
——马加与《神州烽火录》	

目  
录

沉重的轨迹	170
——读《马加散文选》	
读《木青短篇小说选》	178
灵魂大曝光	182
——读木青的《晚钟》	
凌空“小燕”	185
——记归侨女作家陈慧瑛	
花卉之秀 林壑之风	192
可喜年年压金线	195
——记诗人阿红	
心有灵犀	203
——读阿红《漫谈诗的技巧》	
错鱼守护的“神物”	210
——给邓刚的信	
人和海的交响乐	216
——读邓刚《迷人的海》	
情系新加坡	221
——肖村及其访新散文	
萍踪浪迹忆新马	226
——肖村及其新作《新加坡情思》	
肖村和《柔佛海峡两岸》	229
香岛奇才刘济昆	232
春光情浓要我驰奔	241
——香港诗人犁青掠影	

目  
录

- |                    |     |
|--------------------|-----|
| 以文会友 以诗搭“桥”        | 247 |
| ——记犁青、卡桑伉俪         |     |
| 一支红杏出墙来            | 255 |
| ——赵淑侠谈她的创作         |     |
| 万里赴京改稿             | 259 |
| ——记菲籍华人作家柯清淡先生     |     |
| 关于《夜幕下的哈尔滨》的通信     | 261 |
| 关于《大学时代》的通信        | 269 |
| 一部人生的“变奏曲”         | 278 |
| ——关于《五瓣丁香》通信       |     |
| 里扬和她的《白桃》          | 287 |
| 郭风简论               | 293 |
| 创业者之歌              | 303 |
| ——熙高短篇小说介绍         |     |
| 展现美好的心灵            | 306 |
| ——简评赵郁秀《为了明天》      |     |
| 赞美人生的诗             | 311 |
| ——读高深的诗集《大漠之恋》     |     |
| 在白山黑水间崛起           | 313 |
| ——读刘恩铭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传奇》 |     |
| 一个独特的生产队长形象        | 316 |
| ——李惠文短篇小说《巴掌队长》读后  |     |

目  
录

- |                     |     |
|---------------------|-----|
| 心韵与履痕               | 320 |
| ——读于洪乔的散文诗集《燃烧的石榴树》 |     |
| 寓意深远,形象逼真           | 323 |
| ——读邵默夏《蓝天呼唤》        |     |
| 难得的真挚               | 329 |
| ——董俊生《曾经有过》读后       |     |
| 读刘镇的诗《眼泪与微笑》        | 332 |
| 美是一只不死鸟             | 342 |
| ——读刘宝祥《香山觅红》        |     |
| 北大荒飞来的燕子            | 345 |
| ——谈历史画《红岩》、《先驱》及其作者 |     |
| 排水管吹不出夜曲            | 348 |
| 让烈士的英灵作证            | 355 |
| 天边那一朵彩云             | 359 |
| 人生的华彩乐章             | 365 |
| ——东缨新作《青春的轨迹》读后     |     |
| 献给孩子和老师             | 367 |
| ——东缨《金亮的小星》随想       |     |
| 傅东缨和他的中国《教育诗》       | 370 |
| 为霞尚满天               | 392 |
| ——悼念俞元桂教授           |     |



## 我的自画像

他是个南蛮仔，1919年秋出生于菲律宾华侨世家。原名林景煌，现在却成了一个地道的东北佬，按他自己说：“我是只越过山海关，绕过辽东湾，北来的南雁。”缺少东北人的那一份豪气，还保留着南国人的机敏和灵气。

在泉州平民中学读书时，有幸受巴金、丽尼、陆蠡、吴朗西诸老师的影响，小小年纪居然学会了舞文弄墨，写了篇题为《替》的散文，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上海鼎鼎大名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居然发表了，而且是头条，居然还接到了编辑先生的来信，居然还得到了几块大洋的稿费，够他交一个月的伙食费，那种高兴劲就甭提了。

他喜欢庄生梦蝴蝶的故事，就给处女作树了个笔名，叫“梦白骷”。他觉得白骷是人的缩影，不知哪来的悟性与哲理。

从此，他认为自己是块作家的料，就不断地写，也不断发表。后来，他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当编辑。巴金为总编辑，受教的机会就更多了。他的朋友韦芜和刘北汜一起编《大公

报》文艺副刊，他觉得“梦白骷”这笔名灰颓些，请韦芜给起个笔名，这就是后来一直沿用的“单复”。韦芜说，“单”和“复”是矛盾的意思，谁说我们将来不会成为大作家“茅盾”？真是狂妄得很。

他第一本散文集《金色的翅膀》，是巴金老师给编的，连书名也是巴金给起的，收入巴老主编的《文学丛刊》第17集。

他是个流浪汉，像祖辈跨洋过海到南洋谋生一样，他走南闯北，菲律宾、香港、台湾、上海、北京、东北、西南，什么地方都想走走，看看。他一生生活在师友中间，没有他们，他早就“完蛋”了。

他与其说是个作家，倒不如说是个老编辑，因为长年从事编辑工作，当专业作家是近几年的事，虽然早在1956年他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喜欢写散文，由于编文艺刊物，就什么都写点，有人还认为他是文艺评论家。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样样松。最近他编了个集子，就叫《多棱集》。

他一生坎坷，戴过“极右分子”棘冠，被送劳动教养院劳动改造，被迫离开文坛22年。“改正”后回辽宁作协任《鸭绿江》文学月刊副主编，已垂垂老矣，现已离休。在政治上，朋友们说他是“幼儿园”水平，在和朋友交往上，朋友叫他“老顽童”。他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整天乐呵呵的，朋友们说他眼睛仍很有神采，可见他仍保有一颗年轻的心。近年来他为朋友的集子写了不少“序言”，俨然像个作家，朋友们则戏称其为“写序专业户”，他听了笑笑。《中国作家》副主编张凤珠写文称他为“大海的儿子”，他非常得意；老朋友端木蕻良说他的散文如“海，激荡着智慧”，他更为高兴。他在摇篮里，大海就为他唱催眠曲；

漂泊到台湾东部高山族聚居地时，他还在太平洋里挥过胳膊蹬过腿。他也自认是“大海的儿子”。

## 故乡，我的文学摇篮（代序）

“我是在摇篮里听着涛声，吮吸着荔枝和龙眼的果汁长大的，海边金色的沙滩上，印着我赤脚奔跑的小小的脚印。童年的回忆，总离不开大海……”在一篇散文的开头，我这么写。

大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那么神奇而可爱。潮来，浪涛唱着歌，溅着浪花，哗哗向岸上扑来。那一起一伏的浪涛，就像大海宽阔的胸怀，在急速地呼吸，金色的沙滩，很快就被蓝汪汪的海水淹没了；潮退，大海并不偃旗息鼓，悄悄地退去，而还是唱着歌，溅着浪花，哗哗地从容往后撤，把金色的沙滩，还给了大地，而且慷慨地遗留下海星，芦花蟹，小鱼小虾和五光十色的贝，它给我多少欢乐和恩惠。

大海是多么神奇而美丽啊！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多少遐思和幻想，那不就是一个孩子心灵的诗吗？

我的家乡在晋江县石头街，背山面海。山上传来呼啸的松涛，海边溅着雪白的浪花；六月荔枝像一盏盏红灯笼，挂满枝头；七月龙眼如琥珀色的珍珠，散着果香，甘蔗林绿遍田野，香蕉叶滚着露珠。姑娘们的秀发上，飘来了茉莉的花香，小伙子

吹着洞箫，奏出南曲的清音……家乡是如此美丽，它哺育了我一颗敏感的爱美的心。

从家乡走五华里，就看到高高的泉州城墙，苔痕斑驳的墙石缝里，青翠的小草在风中摇曳，通过圆拱形的城门洞，就到了繁华的涂山街。这涂山街和我们家乡的石头街名字的由来，说是由于当年筑造开元寺内的东西两座宝塔时，建塔用的花岗石和代替脚手架的土堆，把这两条街堆满了，因而得名。我想到我们老祖宗光着脚丫，抬着沉重的石头，从家乡一步步走上斜坡式的土堆，随着塔一层层高起，而艰苦地一步步往高处爬的劳动情景；仰视那高耸入云雄伟的宝塔尖上，那个风雨不锈金光闪闪的七宝铜葫芦时，幼小的心有如塔尖上的浮云，飞得又高又远，既感到我们民族的伟大，又惊叹于能工巧匠们的智慧和巧夺天工的技艺。

就在这涂山街北面，我还看到有近千年历史，用青白花岗岩精工雕刻的寺宇，这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清净寺。寺门高20米，宽4.5米，青白花岗石砌成。穹顶尖拱形，外层拱门顶为蟹壳形，中层为蜂窝形，内层为钟鼎形，这种独特的伊斯兰的艺术风格，很吸引人。西墙的一个大壁龛内，刻着古阿拉伯文字。它们把我引向一个遥远的国度，想到那裹着白头巾，脸色棕黑，留着大撇胡子，风尘满面，骑着骆驼跋涉在大沙漠里的阿拉伯人。

农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在野台下看木偶戏。那小巧玲珑、形象逼真、刻工精到、性格突出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木偶头像；那栩栩如生、精彩传神的艺术表演，深深烙印在心灵里，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迷人。还有洛阳桥的民间传说，陈三

五娘的爱情悲剧,李贽、蔡襄年轻时代奋发读书的故事……这些历史悠久的古代艺术建筑和优美的民间传说,像绵绵春雨,滋润了我的心灵,给了我丰富的艺术营养。

我是幸运的,这一生里,我遇到了多少心胸像大海一样宽阔的人——老师和朋友。没有他们,我这个乡下贫侨的儿子,不可能走上文学的道路。我从家乡小学毕业后,就到泉州平民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由一些有理想、有事业心、志同道合的人创办的。正如巴金在散文《醉》里说的:“……一切个人的打算,生活里的矛盾和烦忧都消失了,消失在众人的‘事业’里。这个‘事业’变成了具体的东西,或者就像一块吸铁石把许多颗心都紧紧吸到它身边去”;“但这个家庭里的人并不是因血统关系、家产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结合他们的是同一的好心,和同一的理想。”这些人,都是巴金的好朋友,他们是散文家和翻译家陆蠡(陆圣泉),他的散文集《竹刀》、《海星》、《囚绿记》,译作《罗亭》、《葛拉齐拉》等,都是大家熟知的;巴尔扎克《伪装的爱情》等书的译者诸侯(陈瑜清);日本文学研究者、翻译家伍禅;出版家、翻译家吴朗西(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人吴文林)等。还有散文家丽尼(郭安仁)、王鲁彦,也在这个学校里讲过课。巴金热爱“事业”和朋友,经常来住些日子。他的《春天里的秋天》写的就是丽尼的恋爱故事,《龙眼花开的时节》等短篇,也是来闽南的收获。“南国的芬芳沁入我们的心灵”,他和他的朋友对闽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寄托着无限的感情。他们后来在上海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16套《文学丛刊》,其中有鲁迅、茅盾、巴金、靳以、萧乾、曹禺、何其芳、卞之琳、唐弢、李健吾、丽尼、陆蠡、萧红(悄吟)、黎烈文、师陀

等名家的作品；还出版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赫尔岑、高尔基、福楼拜、莫泊桑等的世界文学名著，对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我也成为这个出版社的一员。

在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有这么多文学造诣很高的老师，我像一朵刚要开绽的蓓蕾，承受着阳光雨露的润泽。他们拨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一个多么丰富、迷人的文学艺术世界：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纪德、罗曼·罗兰……的作品，深深把我吸引住了，我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像蜜蜂在每一朵花上采蜜。

我们学校每个班级都有壁报，“曙光”、“榕树”、“紫帽山”……琳琅满目。陆蠡后来收在《竹刀》、《海星》里的一些散文，就都是在我们的壁报上发表过的。

由于受老师们的影响，我也开始学习写诗和散文。发表在壁报上的一首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诗，给在《泉州日报》编副刊的丽尼拿去报上发表了。散文《替》寄到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版，也得到编者的赏识，给予发表了。后来，巴金亲自为我编了第一部散文集《金色的翅膀》，列入《文学丛刊》出版……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走上了文学这条艰辛而迷人的道路。

## 感情真挚 朴实无华

——序《单复散文选》

萧 乾

1946年夏天，我于离国七载后，回到上海。是《大公报》把我调回来的，报馆却没有地方给我住。那时在上海租房子需要金条，我拿不出来。于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坐落于闸北的一所货栈里住了一阵子。单复也住在那里，那是我们头一次相见。

初次谈话，我就从口音听出他是来自中国的东南角——我的第二故乡。果然，他是闽南泉州人。那里和潮汕属于同一个语系，因而马上就有了乡谊之情。

我们之间另一纽带自然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对我来说，那不仅仅是一家出版社，它还是个培植文艺青年的园地。它的园丁就是巴金。30年代，我就是在这个园圃里成长的。因而，我对单复有了“师兄弟”的感情。

我们之间还有个联系：《大公报·文艺》。我经手发了他一些文稿。1935至1939年，我曾经手编天津、上海、香港的《大公报·文艺》。那期间我没有助手。1939年9月我赴英之前，经我推荐，由杨刚接编。1946年6月我由英国返回上海后，又



在刘北汜的协助下，编起《大公报·文艺》。单复的稿子就是这个时期发的。

我很喜爱单复的散文。因为我喜爱南国的风光，喜爱花和海。他的文章正如他本人：感情真挚，朴实无华，飘逸着荔枝、龙眼的清香。

《近访巴金》就用白描手法，对我这位挚友做了生动的刻画。去春，洁若利用赴沪参加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纪念会的机会，曾代表我去华东医院探望巴金。单复是在那之后不久去的。读了单复这段文字，再回忆洁若当初告诉我的一些情景，倍觉亲切。

单复参观西双版纳，着眼的不是那里的绮丽景色，而是“丑陋”的黑心树。在《黑心树——西双版纳散记》这篇获辽宁省政府嘉奖的随笔里，作者歌颂了树身发乌、斧痕斑斑的黑心树。单复似乎把树人格化了。他赞赏“栽来专做柴烧的”黑心树那种默默做奉献、为人类提供光和热的精神。

我这还是第一次知道单复也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成了靶子，从而经受过一场艰苦的历程。在新时期，他一面主编《鸭绿江》，一面笔耕不辍。

当他来信要我为他写序时，我曾一再怂恿他写个自序。我想在这里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从30年代初开始写作以来，到现在已将近60年了。除了《篱下集》出版时，可能是根据出版者的要求，由沈从文写了一篇《题记》外，我的书从未请人写过序。我认为作者本人对他的书写序，既是权利，也是义务。30年代我就从不放弃这个权利。例如，我曾为《栗子》写了《忧郁者的自白》作为代序。1978